

中國傳統文人

審美

羅中峯◎著

生活方式之研究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傳統文人

審美

羅中峰／著

生活方式之研究

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歷史與文化 6

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之研究

作者／羅中峰

責任編輯／張慧茵

美術編輯／張淑慧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

地址：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話：(886-2)2363-2866

傳真：(886-2)2363-2274

劃撥：1630104-7 洪有道帳戶

門市部／電話：(886-2)2736-2544

排版所／洪葉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版次／2001 年 2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0420-14-6

定價 300 元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序 文

算算時間，認識中峰至少也有十四、五年以上了。假如我沒記錯的話，知道中峰這個年輕人，應當是在1985年間，有一次我有事到東海大學社會系去的時候。當時，他剛考進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就讀，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是，這個學生在大學時唸的是成功大學電機學系。在十多年前，一個學理工科系的學生願意轉行而改習不務實的社會學，雖非絕無僅有，卻是十分不尋常的。他能夠這麼的做，總是不免會令人予以另眼看待的。第二年，他放棄已念了一年的學分，離開東海大學，考進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碩士班，重頭修習學位。三年後，他完成了碩士學位，立即入伍服兩年的預備軍官役。於1991年退役後，旋即再度考進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所，不過，這次念的可是博士班。之後，經過前後八年的半工半讀，中峰終於在1999年完成論文，獲得學位，而這本書就是由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的。

或許，讀者們會奇怪，我為什麼一開始會花費篇幅來介紹作者的一些學習經歷。在今天的台灣社會裡，平心而論，具備類似這樣的學經歷，可以說是相當稀鬆平常，並不足以用來彰顯一個人特殊優異的學養或什麼的。在此，我所以這麼地做，用意十分的單純，只是企圖藉此凸顯本書作者為學的基本心性，並進而為這本書的內涵做一點個人的註腳，如此而已。

幾十年來，大部份台灣人對整個學校教育體制所持有的基本理

念，基本上是為功利實用主義的經濟觀所左右。接受學校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到頭來，目的就是希望學得一技之長，以便畢業後找到一份好工作來光宗耀祖，或至少求得安身立命。長期來，在這樣的教育理念無形的影響之下，為一般人們（特別是學校的老師）所定義的「優秀好學生」都會選擇較具「實用」價值的理工科系就讀，而修習所謂人文社會學科的，往往是自認數理科目差而考不上理工科系的「次等生」。是的，這些年來，因為台灣社會變遷相當的迅速，人們對整個教育的普遍認知和期望，或許已經有著較大的轉變，但是，至少，在十幾年前，這樣一個心態應當還是相當普遍的存在著。

無疑的，幾十年下來，只為了社會普遍重理工科系而輕人文社會學科的一般執著，不知埋沒了多少在人文社會學科方面有特殊天分與性向的人才。他們勉強自己的心性去修習理工學門，我不敢說，在未來的歲月裡，他們就因此而無所成就，但是，我們卻有理由懷疑：倘若能夠讓他們順著自己的心性去修習，或許，將來的成就會更高，至少，或許，會活得更自在、更怡然自得。很顯然的，這樣的情形在中峰的身上看到了，也得到了佐證與支持。

在這兒，我願意提到、也是提醒讀者們特別注意的是，中峰放棄做一個電機工程師（或電機學教授）的大好可能機會，轉到社會學的領域來，無疑的是對自己前途做了一個極其冒險的選擇，因為，相對所謂的實用專業（特別如醫學），想做個專業的社會學家，我們的社會一直就缺乏充分機會予以保障的。其實，說起來，這樣的情形，在所有的不同社會裡，不都是如此一樣的嗎？因此，一個年輕人肯做這樣的「沈淪」選擇，的確是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的，不是嗎？

暫且不管這些庸俗的事情，中峰願意做了這樣的選擇，無疑的，表示著他與自己的心性誠實的交了心。尤其，在往後學習做為一個所謂的專業社會學者的努力當中，他又願意花費了好多年的光陰，跨行閱讀中國傳統古籍，為的是他心儀中國傳統文人極具審美特質的生活方式，願意拿這個主題來從事研究。這讓我們看到中峰再次以誠實的態度與自己的心性交心，而不向當前台灣社會學界之主流典範的殘酷現實要求妥協。以這樣的主題做為社會學博士論文，尤其是整個研究所運用的策略進路，是無法為強調「客觀科學」之主流社會家所接受的。自然的，這連帶的會影響到在學院內的社會學系謀到教職的機會。然而，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中峰所願意考量的，他還是選擇了率性而為，說真的，我不能不佩服他這種忠於自己之心性的勇氣。或許，這樣把自己整個的生涯投入以來落實憧憬的生命態度，不就正是中峰認為中國傳統文人之生活方式所以是美、所以為美。也所以令人心儀的地方嗎？只不過，他不顧一切，願意以全身相效罷了！

長期來，西方式之二元分立的哲學觀主導著我們的認知模式與價值取向的抉擇。在這樣的哲學觀的導引之下，把現實的職業生涯（或責任）與理想的生活情趣（或性情）做適當的區隔，被公認是必要、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兒，縱然其間容或有著諸多的無奈。所以，工作與休閒的內涵是不一樣，而且是分開，也必需是分開的；它們之間所存在的，似乎正是有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形一般。更重要的，這種分開隔離是一種充滿著繃緊張立的狀態，不能、也不可能絲毫放鬆或踰越的。工作時，人們必須是嚴肅、盡責而努力以赴的，而休閒時，就必須（或可以）儘量放鬆，把公務完全擺

開。理想的狀況是，兩者之間有著界限，最好是涇渭分明。

中國傳統文人意圖經營的生命情調，強調的是和諧、祥靜，平心靜氣的視時視機而行事，永遠是最高的原則。這，中峰在書中已多有著墨，在此，不待多言了。做爲讀聖賢書的士人，他們看重的，並不是由身外往心內著加的「責任」，而是由內心往外界開展的「天命」。由身外往心內著加的責任感，引帶出來的心理特質是一種緊張的狀態，人們必需不時以某種預設的外在標準，按表格所設定的一般，逐項打勾來對照檢驗。「責任」總是依時空的不同而有所區隔、特化與分設，乃按照著角色的性質而予以理性設定與要求著。因此，「責任」的施用時間與空間經常是被設定，而且是有限度的。然而，中國傳統文人所強調的是一種閒適、優游而情感合度之「天命」感應的經營；這種「天命」感應著重的是存乎一心的尺寸拿捏工夫。這種工夫，基本上不是對照著條列式的準則行事，即可塑造出來。她必須透過心性的修養，才得以練就。因此，它是一種剔透，也是一種領悟的工夫，講究的是一種由內往外發的自然作爲。準此，其所展現的基本心理狀態，不是強調非真即假之真理辨別時所呈現的緊張使命感，而是講究境界之審美時常見之從容悠閒的欣賞氛圍。無怪乎，在過去的中國儒家思想裡，對一個人（尤其讀書人）講究的，只有君子／小人（或德風／德草）的依稀分辨，而無西方人常有，且近乎絕對的正常／異常或對／錯的二元區分。因而，一個人能夠做到君子的境界，固然可喜可賀，但是，萬一做個小人，那也無不可。其間之差異與分辨，原就是拿捏的工夫，並無一定則，做人，到頭來只不過是一門藝術而已。

做爲一個曾經接受過正統西方學院社會學訓練的學者，中峰接

受到的洗禮似乎並不是頂完全，也因此不是頂成功的。假如我們說這樣的社會化是一種失敗的話，那麼，倒轉個角度來看，這個失敗毋寧地卻可以說是一種另類的成功。所以這麼說，那是因為在這中間我們看到了，這個「失敗」其實是一種帶著沈默反叛與抗議意味的自我反省所內涵的結果，容或，它來得相當的迂迴、隱晦而消極。基本上，這是對結構高度體系化之社會建制的一種柔性而沈默的回應，乃在弱者身上常可見到的生命哲學。老子不就說過「柔弱，生之徒」這樣令人省思的話嗎？

自啟蒙時期以降，在概念上，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思考傳統典範，一直就掙扎在外在「結構」形式的限制與主體行動的意義展現的永恆鬥爭之中。社會思想家們所欲證成的，基本上是期求如何在這兩個被認為本質上對立的「概念」勢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然而，不管怎麼的努力，也不管結果令他們感到多麼的滿意，這個平衡點卻永遠是脆弱的，隨時都有被擊碎的時候，因為這個平衡點所支撐出來的，一直就是一種極具繃緊對立的恐怖平衡的格局，隨時都會移位，而產生失衡的狀態。不過，回顧整個西方社會理論的發展史，我們卻不免會發現，在外在「結構」形式與主體「行動」展現這兩股勢均力敵的「力道」當中，前者特別為社會學者所眷顧、所看重。這表現在結構功能論的主張之中，也見諸結構主義的典範傳統之內。面對著結構化的「社會」，個體人是渺小，也是處處受限著。倘若要讓人的主體能動性展現，那必需是透過外塑性之社會「權力」的形式來證成，才有可能。在此，我們姑且不管這個「權力」是屬於個人特有的（如一個總統手中掌握的政治權力），或者是經由集體行動（如抗議示威）而展現出來。

面對著這樣一個長期爭論不休，且源自西方特殊歷史文化背景的社會理論議題，中峰在這本書中所討論的中國傳統文人的審美生活方式，無疑的，給了我們一種另類的啓示——人原可不必與「社會」的結構性力量，以硬碰硬的方式面對面的相互衝撞。「社會」結構性的力量可以被承認，也可以被認為是既成給予的，個人一時是無能力加以撥動的。但是，人可以透過心性的修養，培養出一種恰適的審美態度，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來提撥拿捏「社會」的結構性力量。固然我們是無能力完全撤銷「社會」的結構性力道，但是，至少，做爲一個人，修養適當的話，他有能耐以迂迴、委婉、隱晦的手法把「社會」的結構性力道化解掉的。其實，展現這樣以柔克剛的拿捏作爲，別的不說，單單一部「菜根譚」就是最好的說明。在這兒，我必需這麼說，若就研究中國傳統文人的審美觀這個課題來說，中峰這本書或許並沒有甚麼值得特別推崇的，因爲類似的書籍並不算少，而且，甚至，寫得比這本書更加詳實而周延的，尚不在少數。但是，做爲一本社會學的論述著作，這本書所陳述的，無可否認的，是具有著深刻的理論性意涵，值得玩味。

最後，我必需再次的提到，這本書代表的是中峰展現他的心性的一種方式。做爲一個心儀中國傳統文人之生活情趣的現代知識人，期盼回到古代中國文人的生活情境，對某些人來說，或許真的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幻夢，雖然很有懷舊的情調。但是，無論怎麼說，一個人至少有做夢的權利，中峰願意做這樣的夢，而且是誠懇懇的做這樣的夢，同時希望與大家分享這樣的夢，我們實沒有理由拒絕。其實，我們何妨先平心靜氣的坐下來，好好的回思一下，或許，中峰所嚮往的中國傳統文人的生活態度，未必不是應對這麼

一個日益體系化之現代社會的一帖清涼劑。在道德倫理與真理同時都被架空的後現代社會情境裡，或許，只剩下「審美」可以做為營造存在意義的僅存依據吧！「美」是「喜歡」的情緒被予以高度神聖化的高尚說詞，它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證成個體自主性與完美性的唯一托體。若是，中國傳統文人所經營的生活情趣，或許，就有參考的價值了。

葉 啟 政

識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室

2000年6月16日

中國傳統文人審美 生活方式之研究

試論日常生活的審美超越格局
及其社會安置策略

自序

—

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總得從眾隨俗地打造一些面具。希望這組面具能夠履行某種喬裝保護的功能：既爲了掩飾真面目、也爲了裝點門面。藉著換戴面具，人們可以變換不同的表情；透過面具而發聲，可以說出客觀無情的話、虛偽矯情的話、或是任性縱情的話。但是脫下面具之後，赤裸裸的自我會不會顯得蒼白而畏光？是不是會因爲缺乏勇氣而無法再高談闊論？

書寫，可以是生命實踐的一種姿態。然而文字的集結，卻往往堆疊出語言的囚房；抑或是構築出疑障蒙蔽的迷宮。那麼，能不能

讓書寫成爲生命意識據以呈現的一款形式？難道，真的只能躲在面具之後，講些言不及義的噯語；或是繼續搬弄那自欺欺人的戲論？有沒有可能，書寫依舊是心靈獨白者的一幅面具；然而卻是切近本地風光的寫真圖像？於是乎，當人們無法辨別孰爲真實面貌時，還可能憑藉著書寫文字所提供的線索，去拼湊出難以名狀的內在世界。就此意義而言，書寫的面具下，其實是隱藏著一顆羞赧的心靈，等待著被人揭露、認識的機緣。

二

面具的成立，預設了觀者的存在；面具之存在，則使得社會與自我之間有了一層中介機制。然而，面具之必要，一如安排個人生活方式以建立生活秩序之必要。再者，生活方式之時空結構與社會安置策略，亦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個人如何以面具爲機制，來調和內在自我與外在社會的相互關係。因此，一個人如何挑選面具，其實也就蘊涵著簡別生活方式的一種抉擇。就此意義而言，倘若一個人選擇了以審美行動作爲生活姿態時，則他所挑選的面具，即應是一種美的象徵；而其審美生活方式所承載的生命意義，亦將以追求某種審美境界爲依歸。

對於仿擬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的人而言，毋寧像是張掛著一幅淡雅臉譜，執著地搬演著詩意般的姿態，希望能營造出悠閒自適的生活劇場。也許起初只是爲了附庸風雅；然而，一旦浸淫日久、入戲到一定程度之後，演員竟亦可能充分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從此，生活劇場順理成章地成爲生活現場；而那幅面具似亦活

生生地長出了血肉，再也不必脫下。這時，他彷彿已能在舉手投足之間，體現出審美生活的情性；雖然其所展現的審美行動，可能只是出於實踐意識的驅使，是以尚且缺乏一套系統化的理論架構來加以整編。直到有朝一日，或許是基於某種更深刻的歷史聯想，終於使他興起了一股企圖整理行動劇本的念頭——既爲了向自己心儀的前輩們致敬；也爲了要替自己的審美生活實踐確立典範。

於是乎，試圖爲中國傳統文人的審美生活方式締建一套詮釋架構的書寫實踐過程，不僅可以理解中國傳統文人如何評價其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情境，從而彰顯該生活方式如何能夠既轉化個人存在的意義；亦且實現如何與其社會生活取得平衡的可能性。再者，理論肇始於歷史體驗的啓發，而歸結於當下生活實踐的反思。因此，透過此種自求解惑、超脫的書寫實踐過程，更將使其理論意識的反思深度，臻於擴展生存境域的水平，以至於成爲個人生命歷程的心靈獻祭。

三

如果，嚮往古典的浪漫，可以是一種生命情調的抉擇；如果，懷抱思古之幽情，可以是一種審美存在的動機；更重要的是，如果審美體驗的追求，才是生命意義的核心價值——那麼，借道於歷史詮釋的理論探索過程，期能邁向自由超脫的審美境界，會不會是一條曲徑通幽的捷徑？

曾經，中國傳統文人是何其鍾情於審美生活世界的經營；如今，但凡有心細審此一歷史實踐傳統者，亦不難體會那種生活情趣的古典

韻味。因此，只要我們試著反轉時間軸線的方向、重塑空間結構的意義向度；同時將當下生存情境的內容，施以審美轉化的特別關照。如此一來，我們將可感受到一種尙友古人、心靈相契的情意交流經驗。就在這個古今交融的存在瞬間，審美生活方式已不僅是一種超脫日常生活困境的生活策略而已；實則更是一種證成生命意義的儀式——亦即經由見證中國傳統文人以其生命態度所啓示之生命美學，進而體悟到該如何以審美境界之修爲，臻於身心安頓的生命狀態。

典型在夙昔。當我們戴起審美生活的面具，登上生命意義的祭壇時，或許會因爲前有眾多文化人格典範可供歷史諦觀，而使我們不再孤獨。然則，典範的樹立，固然是爲了建議後人一個足資仿效的參考；但是，得魚即可忘筌，典範的意義更在於爲後人刻畫一個可待超越的標高。因此，鑑古當思創新。審美生活方式所欲開顯的生命境界，應係揚升個人深摯的生命體驗而自爲創發的結果，故當能展現一番屬己特有的面貌。是以，瞻仰歷史典範所興發的體會，或即蘊釀保守傳統的懷舊情懷；抑或轉介爲創新審美生活方式的觸媒。無論其結果爲何，均應是孤獨的自我，以一種深刻自省的態度，誠實回應其內在需求之後所啓發的體悟。此時，審美生活方式將不再只是一幅面具而已；相反地，它可能才是行動者的本來面目！

四

審美與日常生活的距離，因人而異。審美生活方式所安住的價

值位階，亦須由行動者自為斟酌。然則，審美境界之本真與否，卻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對外人而言，疏離於世俗日常生活的生命境界，或許如同鏡花水月般虛幻；但是，當事人卻可能信以為真，乃至於心之所遊、夢境如實。當此之際，行動者已不僅止於忘懷世務；毋寧更是在神與物遊的精神世界中，重新定義生活情境的內容，進而對生命意義予以創制立法。無疑地，此時行動者勢須操持一種對待世俗社會生活的特殊態度，方能成就某種特定模式的「距離感」，以確立其人生定位。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人所實踐的審美生活，甚為強調行動者的「心」所遊履、攀緣之場域，應與現實生活保持某種或具體，或抽象的距離：其一是超離生活現實、建構出非日常生活範疇的獨特景觀——以至於行動者將在虛實辯證的情境中，營造其審美生活空間；其二是和光同塵、順適平常，既不離世間卻又能超脫俗累——彷彿行動者係以一種審美心境來參與世俗生活的遊戲規則，從而使其日常行動昇華為一種審美姿態。因此，審美生活方式所欲成就的生命境界，或蘊涵著對世俗日常生活的審美批判；抑或是揭示了一種圓融並存、內在超越的格局。同理可推，審美實踐之於社會，似亦呼應著前述所謂之或擬間接批判，抑或試圖內在超越等兩種微妙的關係。

進而言之，中國傳統文人的審美生活方式之所以可能，其實須視行動者如何落實修身養性的工夫。因為，審美生活是否能夠臻至於內在超越的圓融境界，端賴行動者能否藉由心性修養的反身操持，而練就一套與外在世界得以和諧周旋的社會安置技巧；然則，對傳統文人而言，行動者浸淫於審美場域中的所作所為，反過來卻又是有助於內

在修持的實踐過程。於是乎，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中國傳統文人所追求的審美循環——亦即，行動者的審美境界有賴於修身實踐的工夫深度；而審美實踐的成果，則又反饋於行動者的身心狀態。准此，審美生活方式遂成爲中國傳統文人臻至於人格自我完成的實踐方案之一。

五

推究其極，審美生活方式的實踐原則，意謂著雙重向度：其一是「審美即生活」；也就是說，當審美行動收攝了生活的主要內容時，審美文化即成爲生活的價值導引原則。其二是「生活即審美」；亦即每當行動者的日常生活行動均能體現審美文化的價值時，則觀其行住坐臥與舉手投足之際，莫不閃耀著生命的美感。

其次，就審美生活方式的延展幅度而言，則又涵蓋著個人私領域與社會公領域等兩種範疇。因此，本書的論述策略，首先由綜述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的構成條件出發，試圖析論行動者在私人生活領域中，如何經由貞定其世界觀、價值觀、時間與空間結構、身心狀態，以及審美行動之意義結構等因素，從而組構出審美生活方式？繼而探討該生活方式的社會安置策略，希能理解文人階層的社會處境與其審美生活方式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審美生活如何與其社會生活和諧共存？進而釐清行動者所建構的審美社會形式，如何能夠既滿足其參與人際感通的心理需求，同時又可呵護其所珍愛的自由國度？

六

是否企圖逃離日常生活牢籠的渴望，只能在夢想中實現？

是否只要經營審美生活方式，即能歸返心靈的故鄉？

是否追求本質的解放與深度的自由，勢須隱匿於逍遙超脫的生命境界？

是否陶醉於某個生命感動的當下情境，即足以證明其生活的品質從此具備了永恆的價值？

是否在社會場域中劬勞奔競的種種生命耗散，只爲了準備在某個心靈震動的瞬間，頓悟出昨非今是的情境，從而開顯其本真實存的意義世界？

是否這篇論文的冗長贅述，尚須補充生命實踐的具體內容以爲驗證，才算完成了以書寫作為生命姿態的初衷？若果如此，則這篇自序毋寧僅是開啟嶄新生命篇章的序曲罷了！謹為之序以自勉。